

绿原

一路槐花香

孙燕

五月的风,不疾不徐,掠过移民新区的街巷,一路推着花香往前走。道路两岸的槐树,枝丫往路中间舒展着,把整条路都罩在一片绿荫里,细碎的白花一串串垂下来,风一吹,香气弥漫开来,裹着草木的清新,一点点漫进肺腑,像一双温柔的手,轻轻揉开我心里拧成结的烦闷。站在树下多待一会儿,那些沉甸甸的情绪,竟在这香气里慢慢软了下来,像被晒化的糖,甜丝丝地化开。

五月的天,总带着几分西北山野里惯有的沧桑,风比别的时节多,云也总是淡淡的,难得有万里无云的晴天。可天地间的草木,从不管天气是晴是阴,是暖是凉,只管顺着时节脚步,该发芽就发芽,该拔节就拔节,该开花就开花,守着自己的时序,安安稳稳地生长。桃花依旧开得粉嫩,谢了之后,枝头就挂起小小的青桃;梨花还是一片素白,风一吹就落得满地碎雪;田埂边、院落里的杏树,青涩一天饱满,多了几分惹人怜爱的妖娆;梨花素净洁白,干干净净地开在枝头,却又少了几分烟火气,多了几分疏离的孤傲。只有槐花,白得清爽,不张扬、不娇媚,一串串挤在枝头,朴实得像乡下人家的姑娘,香气淡雅又绵长,风一吹,飘得满街满巷都是。它既有桃花那点温柔的姿态,又有梨花那份干净的傲骨,更有自己独一份的踏实与温润,栽在哪里,就在哪里扎根、开花,把一身清香毫无保留地送给路人,和远方。

如今,在红寺堡,槐树早已不再是什么

稀罕物。道路两旁、小区院落、广场周边,随处都能看见槐树的影子,闻到花香的味道。有开白色花的国槐,也有开淡紫色花的紫槐,白的素朴、紫的温婉,挨在一起,成了红寺堡最寻常也最耐看的风景。可这又不单单是一道风景,这些槐树大多是移民们搬来之后才栽下的。刚搬来的时候,这里还是一片空旷,风吹沙石跑的场景历历在目。大家从西海固的深山里走出来,离开祖祖辈辈扎根的黄土坡,心里总揣着对故土的念想,也藏着对新生活的不安。栽下槐树苗的时候,树苗纤细,枝干光秃秃的,没人敢想它们能长得这么茂盛。一年又一年,这些槐树跟着新区人民一起成长,就像这里的人们一样,慢慢适应了新的土地,扎下了深根,抽出了繁枝,开出了满树繁花。它们“站”在道路两旁,看着新区的楼房越建越多,看着道路越修越宽,陌生的邻里们渐渐熟络,孩子们在树下奔跑长大,家家户户的日子一天天地越过越好。这一树树槐花,一缕缕槐花香,藏着的是移民新区的朝气,是移民们扎根新生活的踏实,是大家奔向好日子的盼头。

被槐花簇拥的柏油路,平整平整,向着罗山的方向不断延伸,像一条柔软的绿丝带,从眼前一直铺向远方。它绕过我们村庄的街巷,绕过田间地头,绕过家家户户的门口,往更辽阔的地方去了。这条路,不再是山沟沟里弯弯曲曲的土路,不再是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身泥的坎坷路,它带着我们走出了闭塞的山野,通向了热闹的城镇,通向了充满希望的好日子,通向了我们心里那个叫作幸福的地方。

风依旧在吹,把槐花的香气吹得四野都

是,也吹得人心痒痒的,勾起了藏在骨子里的、对乡土滋味的贪恋。在我们乡下,槐花是能吃的,是大自然送给人们的一口鲜。每到槐花开得最盛的时候,路上常能看见,头发花白的老爷爷牵着老奶奶,手里提着竹篮子,拿着一把长锄头,慢悠悠地走在槐树下。他们不去地里劳作,也不忙着回家做家务,就特意来到路边,站在高大的槐树下。槐树长得高大,枝繁叶茂,树影沉沉,站在树下,连阳光都变得温柔了。老爷爷握着长长的锄柄,小心翼翼地伸向挂满槐花的枝丫,轻轻一勾,再微微一拽,一串串饱满的槐花便簌簌地往下落,像漫天飘落的白雪,落在老奶奶提前铺好的蓝布上,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,落在脚下的路面上。老奶奶就弯着腰,一点点地捡拾着散落的槐花,指尖轻轻拂过柔嫩的花瓣,动作慢腾腾的,满是爱惜。她一边捡,一边轻声叮嘱:“慢慢慢慢,别伸着胳膊,这槐花嫩得很,别碰碎了。”老爷爷也不说话,只是慢悠悠地勾着花枝,眼神里满是温和,没有平日干农活的急促,只有对这一口花香、这一份闲情的贪恋。

他们是从故土迁来的老人,在深山里苦了大半辈子,习惯了土里刨食的日子,习惯了山野间的花草树木,一草一木。来到红寺堡,住上了宽敞的房子,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,可心里依旧念着乡土里的滋味。这槐花,对他们来说,不只是好看的花,更是故土的味道,是岁月的念想,是苦日子里也能寻到的一丝甜。勾下来的槐花,带回家去,洗净了,拌上白面,上锅蒸一蒸,再撒上盐,浇上一勺热油,就是一碗香喷喷的槐花饭,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。下班回家的年轻

人,脚步匆匆,路过槐树,也会不自觉地停下,深深吸一口花香,脸上的疲惫瞬间就淡了几分。有人还会拿出手机,拍下满树的槐花,发给远方的亲人,分享这份美好。

我常常站在槐树下,看着这一幕幕寻常的光景,心里满是安稳。这些槐树,见证着我们从山野走向红寺堡新区,从漂泊不安走向安居乐业;这一路槐花香,裹着人间的烟火气,裹着邻里的温情,裹着日子慢慢变好的踏实。它不像名贵花卉,养在精致的花盆里,而是扎根在我们生活的路旁,朴实无华,却默默陪伴、默默芬芳,就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历经了奔波,却依旧心怀善意、踏实肯干,在新的土地上,守着平淡的日子,过出属于自己的温暖与香甜。

风还在吹,槐花还在慢慢飘落,香气依旧绵长。花落之后,槐树会长出更繁茂的枝叶,为我们遮挡住夏日的骄阳,就像我们的日子,走过了迁徙的奔波,走过了陌生与不安,终究会迎来枝繁叶茂的美好生活。这一路槐花香,香在鼻尖,落在心里,藏着移民新区的岁月变迁,藏着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,藏着故土与新家的牵绊,更藏着新时代里我们平凡又踏实的幸福。它年复一年,如期绽放,陪着我们,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,一步步往前走,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,越来越香甜,把那缕清淡的花香,酿成岁月里绵长的幸福滋味。

寻常的日子,就像这槐花,没有惊天动地的美好,却在平淡中藏着最动人的温柔。风吹过,花香依旧,日子依旧,人间的温情,也依旧在这一缕槐花香里,缓缓流淌,岁岁年年,不曾停歇。

烈士陵园,一棵青松的荣光

王怀君

罪恶的子弹穿透硝烟,无情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,冲锋的呐喊还未散尽,他便倒在了曾浴血拼杀的渠畔。

脚下是浸透热血的泥土,身后是誓死守护的家园,他以血肉之躯挡在风雨之前,将最后的呼吸留在了人间。

数十载寒来暑往,岁月无声碾过沧桑流年,渠畔芳草绿了又黄,漫过一季又一季霜雪与云烟,渠水依旧滔滔奔流,涛声拍打着沉默的岸,一次又一次淹没了蝉嘶蛙鸣,掩去了旧日烽火硝烟。

唯有他,在时光的静默里静静长眠,将英雄托付给这片大地,再不问世间岁月变迁。

不知从哪一年起,一株青松在墓旁悄然扎根,告别烈日寒霜,伴着晨钟暮鼓,倔强向上延伸。那一树终年苍翠的浓绿,多像他不曾褪色的戎装,挺拔的身姿,一如当年挺立战场的少年郎。

风起时,松涛阵阵,似在追忆那段峥嵘岁月,雪落时,银裹枝头,依旧昂首不屈,傲骨凛然。这棵青松啊,历经风雨洗礼,早已活成了他的模样,

每一片针叶,每一道树皮,每一根苍劲枝干,都镌刻着他的坚毅,他的赤诚,他的伟岸不凡。

从他轰然倒下的一刻起,他便再无缘目睹,这片他拼尽一切守护的土地,以及后来的山河无恙,烟火人间。可也是从倒下的一刻起,他便将滚烫的血肉、不屈的忠魂,深深融进这片他倾尽一生热爱的大地,与青山共存,与松柏相依,永世守护着这方家园。

青松无言,却承载着烈士的忠魂与荣光,丰碑不语,却铭记着浴血的过往与信仰。涝河桥的风,年年吹过陵园的石阶,诉说着一段永不磨灭的英雄史诗。而这棵傲然挺立的青松,便是他不朽的化身,永远扎根在故土之间,守着日月,伴着山河,岁岁常青,永世流传。

怀念家乡

马文清

故乡的山,故乡的水,一草一木,都让我沉醉。生在田野,长在农家,粗茶淡饭,养我长大。

牵着黄牛走过山岗,牛背上的山歌飘向远方。黑土地孕育着希望,遍野庄稼,托起家的方向。

为了生活,背起行囊,告别故土,进城闯荡。匆匆离别心爱的家乡,只把思念悄悄珍藏。

儿时的风,儿时的歌,儿时的炊烟,儿时的山河。那些清澈无忧的日子,永远留在心底最暖的角落。

无论走多远,身在何方,故乡始终在我的心上。梦里一次次回头凝望,童年时光,一生都念念不忘。

妈妈的煤油灯

马秀锦

在我的记忆深处,总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,摇曳着温暖的光,也是我童年里最亮的星。

小时候,家事的夜晚来得早,电力供应也不稳定,煤油灯便成了家里的“常客”。妈妈的那盏煤油灯,灯身是玻璃的,灯芯是用棉线拧成的,灯座上还有几道浅浅的划痕,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每当夜幕降临,妈妈就会小心翼翼地拧开煤油灯的盖子,用火柴点燃灯芯,一瞬间,昏黄的光晕便弥漫开来,把简陋的屋子映得暖融融的。

我最难忘的,是灯下妈妈的身影。那时候,我和弟弟的作业总是写到很晚,妈妈便坐在一旁,借着微弱的灯光做针线活。她的手很巧,飞针走线间,一件件带着补丁的衣服又缝补好了,一双双纳得厚实的布鞋就成型了。灯光下,妈妈的头发泛着淡淡的光泽,眼角的皱纹在光影里若隐若现,她的眼神总是那么温柔,一边缝补,一边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们,轻声叮嘱:“写字要坐端正,别趴着,伤眼睛。”

有时候,我写作业累了,就会盯着跳动的灯火发呆。火苗忽明忽暗,映在墙壁上,像一个个会“跳舞”的小精灵。妈妈会停下手中的活,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——讲她如何借着煤油灯的光,在煤油味呛人的小屋里背课文;讲她如何在灯下帮外婆缝缝补补,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。那些故事,伴着煤油灯特有的味道,深深烙在了我的心里。

有一次,我半夜发烧,浑身滚烫,爸爸又不在家,妈妈急得团团转。她点亮煤油灯,用温毛巾给我擦身体,又翻箱倒柜找出退烧药。灯光下,她的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,脚步匆匆却又小心翼翼,生怕打翻了灯,也生怕惊扰了昏睡的我。那一夜,煤油灯亮了整整一宿,昏黄的光陪着我,也陪着忙碌的妈妈,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

后来,家里通了电,明亮的电灯取代了煤油灯,那盏陪伴我们多年的煤油灯被妈妈擦拭干净,放进了柜子的最深处。再后来,我考上了师范学校,离开了家乡,成了一名语文老师。每当我站在讲台上,看着教室里明亮的灯光,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总会想起妈妈的煤油灯。

如今,妈妈的眼角爬满了皱纹,头发也白了不少。那盏煤油灯,偶尔也会被翻出来,擦拭干净后,依然能点亮。只是,它不再是照亮黑夜的工具,而是成了一份念想,一种传承。它让我懂得,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无论条件如何改善,那份在困境中坚守的勇气,那份在平凡中蕴藏的温暖,永远值得我们去铭记。

妈妈的煤油灯,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灯,它照亮了我的童年,也照亮了我教书育人的路。

春深芍药

张天兵 摄



他们的事业

吴佳馨

平整的水泥地,整洁的办公楼,还有那拔地而起的自动监测仪器——又回到深山中的小院里。

初夏,爷爷带我回到麻黄山气象站。以前每次回来,我都会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砖缝中的昆虫、爬向石阶的牵牛花,都是我热衷寻找的物件。草地中心的位置,是我的“禁区”,爷爷不让我过去,妈妈也不让。那里有在地上的、有绑在杆上的,还有旋转又不是风车的东西。爷爷在这里鼓捣了40年,直到干不动了,妈妈又在这里鼓捣了20年。

1976年,爷爷20出头,意气风发,背着包一头扎进深山的野草丛、土坯房。每天3次观测雷打不动:凌晨2点读温度表,下午2点量湿度,晚上8点倒雨水、记数据。天晴,倒也没什么,爷爷笑呵呵的;天阴,爷爷的脸也跟着阴沉起来;下雨,爷爷就不怎么搭理我了,他有一套装备,穿戴好就出门了。这里早就是家了,妈妈总是说。爷爷是

站长也是伙夫,冬天需要打炭烧锅炉;妈妈是观测员也是勤务员,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核对数据,工作与生活早拧在了一起。还有其他来来往往的驻站人员,每次上山都给我带一点新鲜货。人齐整的时候,一般会有集体劳动。小院难得热闹,看他们一会围着仪器抓耳挠腮,一会翻箱倒柜找东西,一会又喊号子收拾“大家伙”。别小看这个院子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需要什么就能拿出什么;也别小看这几个人,爷爷经常说“小分队扛大责任”。

土坯房的书桌上总摆着两个本子,一本是笔记本,另一本也是笔记本。不同的是,一本钢笔书写,字迹工整如印刷,是爷爷的;一本键盘书写,屏幕上总是套好公式的观测表格,是妈妈的。我总是爱问妈妈,这些数据都发哪里了,有什么用?妈妈解释了我也不听不明白,直到某个傍晚新闻联播结束,全家一起看天气预报,屏幕里的漂亮姐

姐重点提醒几地防范气象灾害,我突然就明白了。

爷爷53岁捧回大专毕业证,妈妈36岁考上研究生。“设备更新,脑子要转,才能跟得上步子。”这些话是爷爷经常叨咕的,还有“数据差一丝,预报偏千里”“量雨筒里见真章,毫厘关乎万担粮”“人民气象为人民”等。爷爷的抽屉里锁着一沓红证书和奖章,质量优秀测报员、自治区道德模范等,这是真正的家珍,爷爷说:“这是咱气象人的。”

“今日天气略沉”,我与爷爷在小院里徘徊,听他断断续续地叨咕与气象相关的事物,从小听到大,云图、风向,包括睡前故事都有看云识天气。

站在旁边的山梁上,迎着微风,面向千山万壑,旁边气象自动站微有响动,那指向苍穹的仪器下,是爷爷佝偻的背影,是母亲银屏灰暗的笔记本,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。



长脚鹞水中觅食 冰川 摄